

漫書兩月正傳

徐
龍

漫畫阿Q傳

子恆繪

漫畫阿Q正傳序言

抗戰前數月，即廿六年春，我居杭州，曾作漫畫阿Q正傳。同鄉張生逸心持原稿去製鋅版，託上海市某工廠印刷。正在印刷中，抗戰開始，南市變成火海，該稿化作灰燼。不久我即離鄉，轉輾遷徙，然常思重作此畫，以竟吾志。廿七年春我居漢口，君甸從廣州來函，爲文覓索此稿，我即開始重作，允陸續寄去發表。不料廣州遭大轟炸，只登二幅，餘數幅均付洪喬。文叢暫告停刊。我亦不再續作。後文叢復刊，來函請續，同時君甸新辦文藝新潮，亦屢以函電來索此稿。惜其時我已任桂林師範教師，不復有重作此畫之餘暇。與餘興，故皆未能如命。今者，我辭桂林師範，將赴宣山浙江大學。行裝已整，而舟車遲遲不至。因即利用此閒暇，重作漫畫阿Q正傳。駕輕就熟，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復活，與抗戰前初作會不少異。可見炮火只能毀吾之稿，不能奪吾之志。只要有志，失者必可復得，亡者必可復興。此事雖小，可以喻大。因即將稿寄送開明，請速付印。

此畫之背景，應是紹興。離吾鄉崇德二三百里。我久經行其地一二次，全未熟悉紹興風物。故畫中背景，或據幼時在崇德所見（因為崇德也有阿Q）或但憑主觀猜擬，並未加以考據。此次稿成，特請紹興藉諸友檢察。幸蒙指教，改正數處。但並未全取紹興背景。因據諸友人說，魯迅先生原文中所寫，未必全是紹興所有（例如赴法場之「沒有篷的車子」，可坐數人者，紹興並無此物。殺犯一向是用黃包車載送法場的。）可知此小說不限定一地方的寫實，正為「阿Q相」集人間相之大成一樣。然則但求能表示「阿Q相」背景之不寫實，似無大礙。我亦懶情無心學考據了。

阿Q正傳雖極普遍，然未曾讀過者亦不乏其人。為此等讀者計，吾特節取魯迅先生原文的梗概，作為漫畫的說明。割裂之處，以：為記號。請讀者諒鑒。

最後，敬祝魯迅先生的冥福。並敬告其在天之靈：全民抗戰正在促吾民族之覺悟，與深省。將來的中國，當不復有阿Q及產生阿Q的環境。這是堪以告慰的事。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，豐子愷記於桂林。

阿Q遺像



……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，連他先前的「行狀」也渺茫。阿Q沒有家，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；也沒有固定的職業，只給人家做短工，割麥便割麥，舂米便舂米，撐船便撐船。工作略長久時，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家忙碌的時候，也還記起阿Q來，然而記起的是做工，並不是「行狀」；一閒空，連阿Q都早忘卻，更不必說「行狀」了。只是有一回，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：「阿Q真能做！」這時阿Q赤着膊，爛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，然而阿Q很喜歡……

阿Q真能做！



阿Q：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，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，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。他諱說「癩」以及一切近於「癩」的音，後來推而廣之，「光」也諱，「亮」也諱，再後來，連「燈」「燭」都諱了。一犯諱，不問有心與無心，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，估量了對手，口訥的他便罵，氣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，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，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。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，一見面，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：「噲，亮起來了。」阿Q照例的發了怒，他怒目而視了。「原來有保險燈在這里！」他們並不怕……

增亮起来了。



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，被人揪住黃辮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響頭，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阿Q站了一刻，心裏想，「我總算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……」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阿Q想在心裏的，後來每每說出口來。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，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，此後每逢揪住黃辮子的時候，人就先一著對他說：「阿Q！這不是兒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說人打畜生！」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，歪着頭，說道：「打蟲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蟲豸——還不放嗎？」……

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。



假使有錢，他便去押牌寶，一堆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，聲音他最響：「青龍四百！」咳～～～開～～～啦！」樁家揭開匣子蓋，也是汗流滿面的唱：「天門啦～～～角同啦！和穿堂在那里啦～～～！阿Q的銅錢拿過來～～～！」「穿堂一百——一百五十！」阿Q的錢便在那樣的歌吟之下，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。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，站在後面看，替別人着急，一直到散場，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，第二天，腫着眼睛去工作……

阿Q的銅錢拿過來！



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，他倒幾乎失敗了。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。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，戲臺左近，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。做戲的鑼鼓，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；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。他贏了又贏，銅錢變成角洋，角洋變成大洋，大洋變成了疊。他興高采烈得非常：「天門兩塊！」他不知道誰和誰為什麼打起架來了。罵聲打聲腳步聲，昏頭昏腦的一大陣，他才爬起來，賭攤不見了，人們也不見了，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，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，幾個人詫異的對着他看。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，定一定神，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……

昏頭昏腦
的一大陣
他才爬起來



六

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！而且是他的——現在不見了，就是算被兒子拿了去吧，總還是忽忽不樂；說自己是蟲豸吧，也還是忽忽不樂；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。但他立刻轉敗爲勝了。他擎起右手，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，熱刺刺的有些痛；打完之後，便心平氣和起來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，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一個一般——雖然還有些熱刺刺—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……

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
兩下嘴巴



⑥